

QUNZHONG CHUBAN SHE

I313.07

Z H I S I J I A T I N G

致死家庭

日 本 推 理 小 说 文 库

森村诚一

SENCUN CHENGYI

著

群众出版社

致 死 家 庭

(日) 森村诚一 著
孟向荣 李桂梅 译
祖秉和 校



群众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死家庭/(日)森村诚一著;孟向荣,李桂梅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287-7

I. 致… II. ①森…②孟…③李… III. 长篇
小说: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584 号

版式设计:连生

致死家庭

(日)森村诚一著 孟向荣 李桂梅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12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287-7/I·927 定价:12.0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简 介

性情怪僻的中学生正介，是实施家庭暴力的恶魔。父亲波多野终于不能容忍了，派童年时的好友的场去杀正介。的场杀人不成反被杀，并被警方误认为自杀。坏孩子正介和好学生美央都发现了案件的证据，而案子的揭晓又与正介的母亲素子和美央的父亲伸一郎偷情有关。万般无奈下，素子烧死了正介并自焚。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0 - 027

致死家庭

森村誠一

据角川书店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五版翻译
版权代理 中华版权代理公司

目录

第一章	性情孤僻的“暴君” …	(1)
第二章	共同犯罪的童年朋友	(18)
第三章	痛苦解除计划	(30)
第四章	拒绝乘坐通向乐园的列车	(58)
第五章	断绝了接班人	(72)
第六章	未知的解剖	(103)
第七章	重温旧情	(111)
第八章	杀人不成反被杀的“自杀”	(136)
第九章	未曾见过的证据	(159)
第十章	共犯的钥匙	(168)
第十一章	多余的父爱	(187)

第一章 性情孤僻的 “暴君”

1

“正介，明天考试，还是稍微准备一下为好。”

母亲素子对深夜还在电视机前迷迷糊糊地坐着的正介，实在看不下去。

“讨厌！”

伴随着彥人的骂声，哗啦一声，玻璃碎了。冷不丁地茶碗飞了过来。

在夜深人静的郊外居民区突然发出怪响，一定会把已经入睡的人们吵醒搞得四邻不安。

今夜的怪响，一定也有人被惊醒。开始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过抱怨的意见，然而，这程子几乎每天夜里都吵闹，人们觉得没有办法，也就不来提意见了。这样可好，正介旁若无人的作风越来越厉害。

但是，母亲如果不说话，正介熬夜不知要熬到

致死家庭

什么时候呢。他明明知道熬夜后早晨起不来床，可是还和前一个晚上一样重复熬夜。如果说有事可做倒也情有可原，而他什么也不做以植物般的表情持续熬夜。

东西被破坏之后，肯定要接二连三地说出不堪入耳的脏话。“我打死你！”“你死了吧！”“现在马上就死！！”等等。不知道情况的人一听，大概会认为是流氓在打架。

实际上，在正介发疯的初期，有的邻居以为是流氓打架而拨过“110”。这种喧嚣决计不是流氓打架，而是在波多野家每夜不断重复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纠葛。那也是孩子单方面的胡闹。父母在那当儿，除了竦缩着身子，把耳朵堵上，一声不响地等待着孩子的发作平息下来，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插嘴说什么话，发作就会愈发激烈、没完没了。

波多野家的儿子正介，因为是独生子的缘故，性情孤僻。当然，由于小家庭的增多，独生子比较多。但不是所有独生子都性情孤僻。导致正介的孤僻或许是性格上的原因。可以说那也不是病态，因为他也在普通的学校、普通的班级学习，可能因为是独苗苗而放肆不羁。

正介从孩提时代就喜欢独处，不愿意走进伙伴们中间去。即使加入了群体，不知不觉间又离开群

第一章 性情孤僻的“暴君”

体，自己单独玩耍。在很多的场合下，因为不遵守游戏的规则，他就很自然地成为被开除出局的分子。即使群体要他，他自己也要离开。这是由于任性，不堪忍受群体游戏的约束。虽然是游戏的群体，也必然产生一定的规则。正介不能忍受那种规则的约束。

这样自然容易呆在自己家里，将自己封闭起来。如果处在自我封闭的垣墙中，就可不被任何人胁迫，成为自己王国的帝王。一切规则都由自己制订。由于是自己的规则，遵守它就确认了自己是执政者。

纵然是亲生父母，也不许可他们侵入自己王国的领土。

禁锢在自己王国之中，对读书、学习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所追求，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也好，可是，正介总是无所事事、浑浑噩噩。晚上听着深夜广播，打发漫漫长夜。星期日整天闷在室内，茫茫然混日子。母亲看不过去，一说出叫他读点书的话，他就大发脾气。

孩提时代，因为父母力气比他大，可以强制他服从父母的意志，把他的抵抗压服下去。可是孩子逐渐长大，力气超过了父母之后，就不能用体力制伏他了。

致死家庭

正介在家里施行暴力，从他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露出了苗头。虽说明天开始考试，要有想看的电视节目或者电视剧，就抵制不了眼前的诱惑。在正介的生活里，电视优先于其他一切。从学校一回家，不看点电视就沉不下心来。即使明天有重要的考试，有好看的电视还必须看。把想看的节目美美地看了一通之后，好不容易翻开教材和参考书的时候，眯眯瞪瞪的眼睛就不由地犯起困来。

父母一干涉，就狂暴的发疯。想缓和、调剂一下电视的“支配”，用微薄的收入勉强凑钱买了录像机，可是在正介那里，录像节目也比考试学习重要。只要能看录像，他就不能摆脱想快一点大饱眼福的诱惑。

由于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正介的成绩最差，上高中是绝对无望的。惨到初中失学青年的份上的时候，母亲到处奔波，找寻凭正介的学力能上的学校。一切都是由父母操办的高中入学考试的早晨，这个正介还是迟到了，又并非是交通机构罢工等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

无论母亲怎样起劲地摇他起床，他也不能克服浓浓的睡意。面对入学考试睡懒觉而迟到的人，大概是太少见了。就这样好不容易进了高中，他还一肚子不满，找借口逃课。在家中可以在自己的王

国中称霸，到了学校就没戏了。小学、初中、高中时代，好比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靠着力气，能够统治班级，甚至年级和全校。即便没有力气，如果在学习和体育方面露出锋芒，也能够作为明星确保独自的地位。

在家统治自己的王国，到了同学少年之间就完全丧失威风的正介，不得不屈从于同学的统治。这是正介那样的少年不堪忍受的。但是，在学校里，他的王国制度完全行不通。正介那样性格的人，正是坏头头儿们的理想猎物。体力、学识、体育都不行的正介，在学校只能充当最底层的殖民地奴隶。

在学校积蓄起来的满腹郁愤，一回到家就全部发泄在母亲身上。在中学时代，有父亲波多野公造挡在正介和母亲中间。

父亲的力气把正介的暴力苗头制止于爆发之前。他一向母亲发脾气，公造就说：“怎么这样跟你妈说话！”给予正介体罚。那时候，父亲的权威还勉强维持着。

正介也害怕父亲揍他，所以对母亲的冲撞有所控制。在上初中三年的第三个学期的时候，正介终于从正面抵抗父亲了。两人扭成一团，不可开交。公造被儿子摁在地上摔磕，好半天功夫爬不起来。

从那时起，波多野家的“主权”转移到了正介

致死家庭

手里。但是，直到高中一年级，公造在家的時候，正介发脾气还多少有点顾忌。高中二年级之后，正介发脾气就毫无顾忌完全无视公造的存在了。

脾气一发作，手边抄起什么就扔什么。餐具、钟表、台灯、书籍等等，立时横飞而至。这样一来，玻璃被打碎了好几块，家具也被毁坏了。在波多野家，现在几乎没有完好的家具了。剪子、菜刀等凶器也不加区别地乱掷，所以大人必须寻找挡截物品或者缓冲器材。吃饭时的发作尤其危险。突然地就会把盛满热汤的锅或热水壶翻倒，在摆放好准备吃的饭菜上用喷雾器喷上杀虫剂。因此，吃饭的时候尽量不刺激他，不招惹他。

然而也有时抽冷发作不明不白的无名火，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那是某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公造已经很久没回家这么早了，三口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公造从旁边窥视正满怀兴味地观看电视歌谣节目的正介，无意中说：“嚯！你这么喜欢儿童歌手？”正介的脸色刷地变了。当公造觉得糟了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

突然地，正介把手中握着的饭碗使劲砸向电视显像管。显像管发出尖锐的声响爆炸了。接下来，正介用双手把饭桌掀翻了。公造和母亲，都哑然说不出话来。

第一章 性情孤僻的“暴君”

正介是公造说的那个儿童歌手的热烈崇拜者。父亲不仅侵入了正介的神圣领土，而且践踏了他的偶像。

那个晚上的事件以后，正介就不与公造一起吃饭了。不仅进餐不在一起，而且在家中拒绝和公造往来。

家庭三口人住在窄小拥挤的房子里，正介几乎独占电视。由于这个缘故，即使再讨厌别人，也要见面。有时偶尔与父亲视线相交，便发怒道：“别看我！”如果父亲想找机会和他交谈的话，“说个屁”，一句话就顶撞回去。

公造只要在电视机前先正介而坐，正介就命令母亲说：“赶走这家伙！”正介听唱片的时候，只要父亲在场，他就说：“和这家伙一起听，音乐都臭了。”

母亲责备说：“跟你爸爸说什么呢！”

正介道：“这东西没有才好呢！只要一见他我就恶心。唔，心情越来越坏，好像要吐。得想想办法。”

公造实在忍受不住了要出门，正介就在背后痛骂：“你死了再回来！”

开始的时候，公造还责怪儿子的混账话，可是时间一长便麻木不仁，当做杂音充耳不闻了。这反

致死家庭

倒更加构成对正介的“王国侵犯”。

“怎么这家伙还在这里！”

“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

说这些蛮不讲理的话，就好像完全不知道家里的主人是谁，自己是靠谁生活似的。对于正介的无理，如果稍微讲点疏导的话，不仅招来他的谩骂，而且还会引发暴力事件。

因为正介的发作多半在深夜，所以，不仅是自家；也给别人家带来麻烦。因此父母有些担心。正介却我行我素、肆意妄为，反过来还威胁父母说：“还要砸玻璃。”

然而，现在正介勉勉强强地能够去高中上学，则是父母抵抗他的谩骂和发作，阻扰他耍脾气的结果。

虽说在家是绝对的暴君，可是实际上正介是极端的无能。即使稍微遇到一点难处，他也要躲避，逃向安逸的角落。如果任凭他本人放任自流的话，就连中学毕业也毫无把握。尽管一切问题都源于自己的无能和怠惰，可是，在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就把原因推到别人尤其是父母的身上。正介不拿父母当父母的谩骂和暴力事件，是掩饰他的无能和卑怯的歇斯底里表现。

公造对儿子的令人不堪忍受的话和荒唐透顶的

举动听之任之，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在任何时代都有亲子对立的情况。无论谁在年轻的时候，也会从老一代那里听到“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之类的话。也会产生憎恨不理解自己的富有朝气、生机勃勃的思想的顽固、执迷的父母的情绪。

然而公造决计没有对自己的父母说过：“这家伙”或者“你死了吧”之类的话。孩子对父母绝对不能使用这类话。它属于“禁用语言”。

他不是笼统地、抽象地说“死”这个词的，而是说“你现在就死吧”或者“你死了再回来”之类的话。这种漫骂，如果不是真正地痛恨是说不出来的。

公造没有理应被儿子那样深恶痛绝的地方。相反，他结婚三年没有孩子，正当为没有继嗣而不安的时候生下了正介，生下的是男孩，以致溺爱到了被邻里笑话的程度。

听说孩提时期的育儿方法对孩子的性格形成影响较大，因此，每天晚上公造都给儿子洗澡。为了给正介洗澡还调整了公司的工作。休假日总要牵着孩子的小手散步一个多小时。还有每隔三个月全家三口出去旅游一次。正介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的一切开学典礼、毕业仪式、家长参观等等活动，公

致死家庭

造都积极参加。

但是，到了现在竟然反目成仇了。

对这个在其他的孩子当中不易生存的宝贝儿子，妻子每每忧虑“这孩子好像有点不正常。”公造则对妻子说：“孩子是来日方长。不能只根据他小时候的一时表现来判断他的一生。”

正介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背离父亲的期待。曾经对儿子抱乐观态度的公造，逐渐对正介产生了极大的失望情怀。

对于母亲来说，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经过痛苦分娩出来的分身骨肉；而对于父亲来说，孩子是继承自己的接力棒的人。父亲期望孩子接续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奔向自己未曾到达的目标。在父亲不得志的时候，就更加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作为后继者的儿子，总要承担接力赛跑的角色。而当父亲意识到儿子不具备完成父亲重托的“能力”的时候，则非常地失望。这种后继乏人不仅给父亲一人带来失望，还会影响到子子孙孙。公造的失望当属于这一种。

“波多野家族难道到我这一代就完了吗？”公造悲观了。正介也敏感地领悟到父亲的失望，愈发加强了反抗性。

“哼！我也参加接力赛？别开玩笑。从你那

儿接过接力棒跑相同的路，没门儿。多半波多野家族是接力跑的名家吧！从一辈子没声没响的穷工薪阶层的手里能接过什么样的接力棒呢？”正介撇着嘴嘲笑道。

依据一个阶段的观察得出结论，就把拥有长久未来的孩子否定，固然是残酷的。尽管公造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但他对正介，随着年龄的增长离父母的期待越来越远，以至如此叛离了父母，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正介不仅在性格方面，而且容貌、仪态，乃至其他特征，似乎都变得与公造不大相同。

是因为是独生子，父母的期望值过大，以致为正介造成了沉重负担吗？但是，公造并没有以那样大的期望值束缚过正介呀。

公造觉得，他并没有对正介过分娇生惯养。因为是独生子，父母或许有些过于关注。但是，任何家庭对独生子女都是这样的。

正介经常咆哮：“你们懂我的心情吗？”看来在他身上可能有父母无从知晓的复杂情况。正介没有要好的朋友。活动范围只是家和学校，并且只是忠实地往返于二者之间。他也不和朋友或团体去旅行、郊游。作为班级的活动参加“电影研究会”，因为他认为这是最轻松的事情。总之，他对努力呀，强制进步呀，尽义务等等，哪怕是对自己有一